

文藝生活選集

• 二 之 •



司馬文森主編

智源書局印行

秧歌劇  
與  
花丁戲

文藝生活選集

・二之・

# 秧歌劇與花燈戲

智源書局印行

一九四九

# 歌劇與花燈戲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|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著 | 發行人 | 發行所 | 承印者 |
| 者 | 人   | 所   | 者   |

|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司馬文森 | 姚錫田 | 智源書局 | 香港威靈頓街四十二號 | 田風印刷廠 | 香港高士打道二二一號 |
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|

(定價港幣一元六角)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

## 「文藝生活」選集序

「文藝生活」在對日抗戰第三年，創刊于桂林，出了兩年多。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背叛民族抗日戰爭，破壞國共團結，壓迫進步文化，結果「文生」就以「節省紙張」名義，被偽中宣部命令停刊了。八年對日戰爭結束後，「文生」又在廣州復刊了，出了六期，也因為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，壓迫進步文化，利用特務打手，搗毀代理「文生」的兄弟圖書公司，跟着查封我們在西湖路的社址，社的財產連同稿件存書全被沒收，工作同人被迫流亡香港。但我們並不向反動派低頭，我們又復第三次在香港復刊了。但由於反動派的封鎖，嚴禁入口，從此「文生」就和內地讀者隔絕。三年來，在廣大讀者羣，特別是海外的社員們的熱心支持下，使我們這個刊物得以支持和發展。我們不敢自滿，對民主文化有若何貢獻，但全社的負責同人們，的確虛心向上，想把自己一點力量貢獻給大家。現在全國總解放已經到了，我們又要回到祖國的土地上，繼續為民主文化盡點棉力。但因為三年來所出的幾十期雜誌，流傳到國內讀者間的很少，我們才有編印選集的意見。一則是，想把三年多工作作個小小結束，再則是，在海外出版期間，有些文章，我們認為對大家在文藝學習和文藝宣傳工作上，有些小幫助，而在國內的讀者却又無法讀到，因而我們才決

心把它重印一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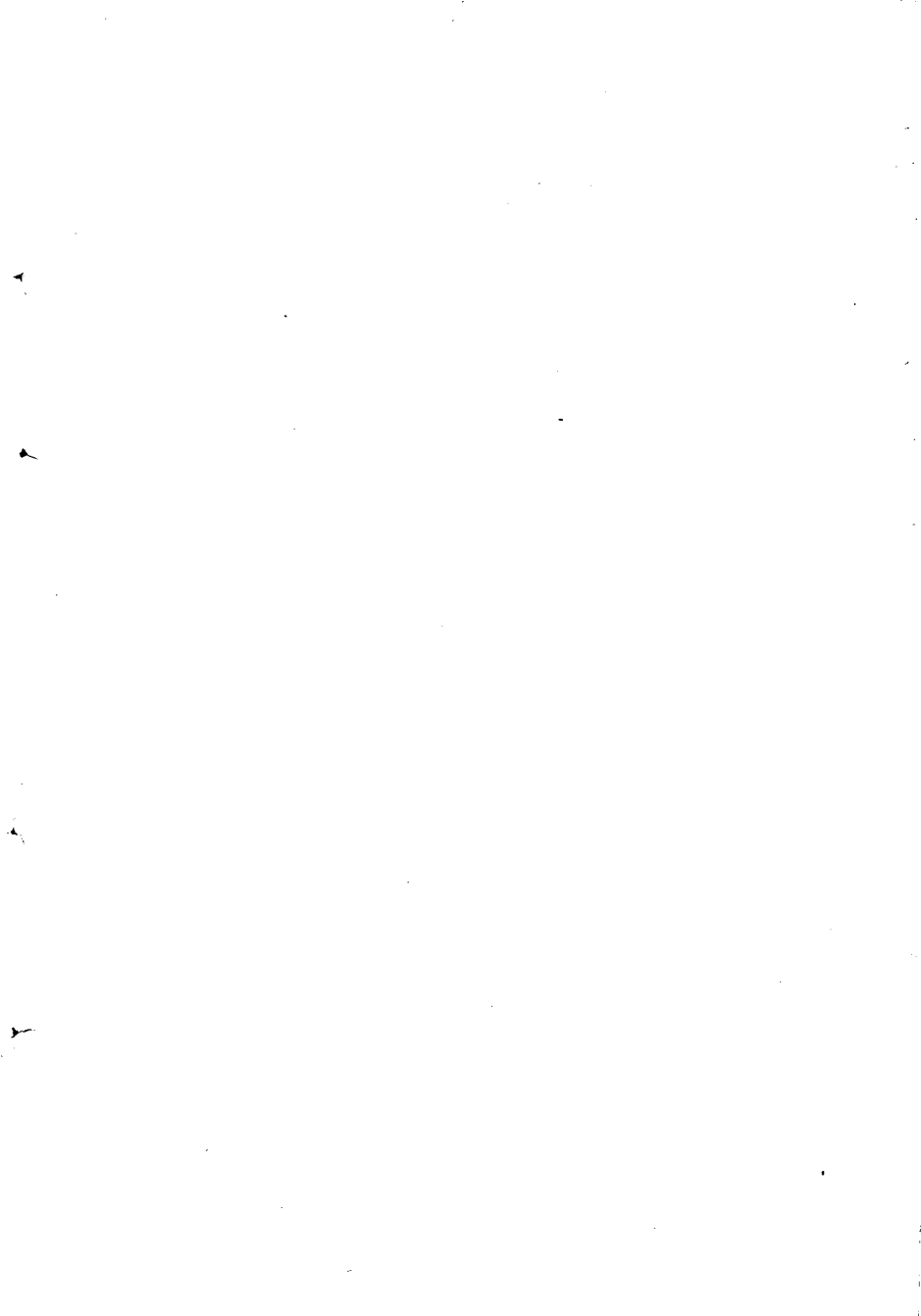
新中國已經誕生了，中國人民結束了五千年來苦難的日子翻身了，全國軍民正面臨着一個新的歷史任務。「文生」在短短十年間，已完成了過去抗戰和民主革命階段的兩個任務，現在正要追隨在全國民主文化工作者之後，去迎接新的歷史任務。讓我們向舊的苦難日子告別，更堅決更勇敢的迎接未來！

司馬文森

一九四九年七月於香港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「文藝生活」選集序  | 司馬文森 | (三)   |
| 告地狀(街頭活報)  | 司馬文森 | (七)   |
| 查戶口(活報歌劇)  | 集體創作 | (二六)  |
| 十五隻杯子(活報)  | 伯子   | (三三)  |
| 夫妻識字(秧歌劇)  | 馬丁   | (五一)  |
| 秧歌舞的表演和演出  | 張拓   | (六四)  |
| 荒郊暗影(獨幕短劇) | 伍戈   | (七一)  |
| 割死牛(都市小喜劇) | 王逸   | (八一)  |
| 復仇記(桂林花燈戲) | 秦黛   | (八七)  |
| 附錄 廣西花燈戲   |      | (一二三) |



# 告地狀（活報）

司馬文森

地間 隨便什麼時候都行，最好是在黃昏後，遊人正多時候。

時點 香港。大街騎樓下，如先施永安公司門前，或在公園花園之類遊人集中地方。

演員 蔣特，三十多歲男子，廣州方面派來做『地下工作』的。

無業流氓，三十一二，老槍一個，原是在大佛寺前做拉皮條，或在先施公司門前販賣如意袋，春宮，淫書之類的流氓，後冒充從南京逃來的難民。

士兵，二十五歲，原為國民黨杜聿明部，在淮海之戰受傷俘虜，受過腿傷，行動有點不便，從解放區中遣送回鄉，路過香港。

商人，四十多歲，剛剛從天津做了生意回來。

學生，廣州中山大學學生，被特務扣留釋放後逃來香港。

工人。測字先生。小販。收『鬼』錢的人。店員。其他羣衆多人。

這是一個活報，適合在街頭，和廣場演出，要是搬上舞台，也一樣可以上演，如果上演時間

是在黃昏後，又是在街頭，比如在大佛寺前蕭頤球場等一帶鬧市中，則可加上一個測字攤和賣小吃的。

現在，假定是在黃昏後，在灣仔蕭頤球場外一條橫街上。

賣小吃的小販攤前，來了兩個顧客，小販用剪刀剪魷魚，顧客用手拿着在醬罐內泡了泡，放這嘴里去，給錢，走。

測字先生走來，和小販點頭招呼，在地上攤開測字牌。

無業流氓拿了一包東西，蹣跚而行，到達，對測字先生，小販點點頭，大家似乎平時也常常見面，回禮。他找到了一塊地方，就從口袋內摸出一張雞皮紙，在地上鋪開，然後打開那包東西，看看，原來是一包色情小冊子，他就把它一本一本的排列開去。

店員上，到了那小吃攤前，蹲下，小販給他把幾塊泡魷魚剪在一隻小碟子上，店員用牙籤插着泡魷魚吃。

測字先生：『代客看相，測字，書信，契據……』

無業流氓把書排好，欣賞一番，之後，就蹲在地下，從左耳上拿下一少節煙蒂頭，點火，抽着。一會，上够了癮，精神十足地起身，乾咳一聲，手搖小書，正待叫喊什麼。

收鬼錢的人上，他先到了那小吃攤前，小販『熟性』地給他一毫子，收鬼錢的人，不滿盯了他一眼，小再加上一毫，陪笑。

收鬼錢的再到測字攤前。

測字先生陪笑：『對不住大佬，等下來，剛剛到，還沒開市。』

收鬼錢的：『他媽的，我就從沒看見像你這樣的人，嚕嚕嚕，一點不乾脆，拿來，不給就收攆走路。』

測字先生：『實在是，一個仙生意也沒做到，多多包涵，大佬，回頭來。』

蔣特上，腋下挾了一包紙包，鬼鬼祟祟的，在測字攤前，測字先生以爲有主顧臨門，連忙笑容相迎。

無業流氓：『哪，便宜小書，每部二角。哪，香艷肉感，驚險打鬥，各色俱全。哪，看一個靚女仔同時嫁給十三個老公。哪，看性博士大戰孫二娘。哪……』

收鬼錢的到他身邊，對方裝做不看見，他有點冒火，一手拍到他肩上。『裝什麼雙嘍？』

無業流氓連忙堆下笑面，『大佬，你好，你好。』

收鬼錢的伸手。

無業流氓裝做不懂：『做什麼？』

收鬼錢的：『做什麼？磅水。』

無業流氓可憐見地：『對不住，大佬，你看我剛剛到，一個仙生意也沒做上。』

收鬼錢的：『你也想賴！』

無業流氓：『不敢，不敢，實在是……拿兩本小書去看看吧。』說着，把手中小書送上，收鬼錢的生氣，把書丟在他面上。

收鬼錢的：『昨天晚上客客氣氣的通融你一次，現在又來了？走，走，給老子滾開，這個地頭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排賣的，不磅水就給老子滾！』

無業流氓無可奈何的，伸手到口袋中摸索着，半天才摸出個五仙的票子來，交給他。

無業流氓：『全在這兒，大家都是出門人幫幫忙。』

收鬼錢的，見他實在也攤不出什麼油水來了，勉強收下，走。

無業流氓等他走了，又提起破嗓子來叫：『哪，好野，要買好野的來，燈草和尚，性史菜脚三少奶，風流寡婦，應有盡有。哪，看大姑娘和驢子交合。哪，看尼姑姘和尚。哪，有平野賣，大減價，買一送一。哪，只花二毫，勝過你叫鷄，哪……』

在他叫喊時候，有些遊人被吸引着，有的就在他的攤口站住，有的蹲在地下拿起書來翻翻，也有直望着他的。

無業流氓給大家分發着書，『哪，好野，哪，犧牲大減價，買一送一，哪，要看公仔的有。』

有些人接到他的書，翻翻丟下地又走。有些從地下站起，走開。蔣特過來，店員吃完東西，也走了過來。

突然一聲：「走鬼！」小吃販挑起担子就走，測字先生，連忙收拾東西裝進籐筐，也急急走開。觀眾也因之一哄而散，只留下蔣特一人，無業流氓熟練的把鷄皮紙捲成圓捲，想逃。但因為警察走到別的街上去了，沒有來，他才鬆了口氣，又打算留下做買賣。

無業流氓對蔣特搖搖頭……「先生，香港世界難撈得哪。」

特務。同情地：「每天，可以撈個十元八元？」送上煙。

無業流氓接過煙，特務用打火機給他點上：「有三兩元撈就算好了，這年頭，難，難。」

特務：「也太辛苦。」

無業流氓：「在香港這地方，二百多萬人中，無飯吃的人就不知有多少，不這樣幹有什麼辦法。」

特務：「可以改改行。」

無業流氓笑：「先生，是初到香港的吧？」

特務：「來了好幾個月了。」

無業流氓：「怪不得你這樣說。」

特務：「怎樣，我說錯了？」

無業流氓：「你說像我們這號人改什麼行好？拉車少一把氣力，做小買賣沒有本錢，教書識字不多，賣屁股，年紀大了，沒人要，不合又抽上兩口，（比手勢）七十二行，沒有一行是我們

這種人幹得的。」

特務：『可以找點輕便短工打。』

無業流氓，笑：『先生，你又在和我們開玩笑了。』

特務：『開玩笑？』

無業流氓：『對哪，除非你先生肯栽培，我真的找不出有個七十三行，可以做的事情。』  
特務：『不見得這樣難吧？』

無業流氓：『我說，除非你先生肯高抬貴手了。』

特務胸有成竹地：『要是真的有個七十三行，有人找你去幹，你幹不幹？』  
無業流氓：『幹！爲什麼不幹。』一會『到那兒去找？』

特務：『在這兒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誰？』

特務：『我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你開玩笑？』

特務：『誰有那麼多閑心情來同你開玩笑。』

無業流氓興奮：『幹什麼，你說？』

特務：『我每天給你十元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怎樣幹法？』

特務：『別急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要我去槍劫？』

特務：『不用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再不然就是找什麼人打架？』

特務：『也不是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那就怪了。』

特務：『一點不怪，我們先談妥條件我再慢慢告訴你怎樣做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好呀，你說，我一定幹。』

特務：『我只要你服從我的指揮，用不着去槍劫，也用不着找人家打架，做什麼冒險事情，我只要你照我吩咐的做事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那到底是一件什麼事！』

特務：『你答應了沒有？』同時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。『只要你點點頭，這張十元鈔票就是你的了』

無業流氓吞口水，羨慕『這個有什麼爲難，我幹。』

特務把錢給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：『好，就這麼辦，你馬上可以上工。』說着，他向四面看看

，從身上拿出一張寫好的地狀，交給他：『這是一張地狀。……』

無業流氓：『地狀做什麼？』

特務：『別急，聽我說，我要你化裝成一個新從南京逃來的難民。

無業流氓：『我從沒到過南京。』

特務：『沒有人要你真正到過南京。你聽着：你要化裝成初從南京來的難民。因為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，流落在香港，無以為生，被迫告地狀乞求四方仁人君子，同情援助。……』

無業流氓：『這玩意，我從前再窮也沒做過。』

特務不耐煩：『這叫做戲嗎，又不是真的，為什麼我要每天給你十元，就是這個做戲的代價嗎。』

無業流氓明白了：『那麼，就這樣跪着等人家來救濟，然後再把收到的錢交還給你？』

特務：『不用交給我，收到的錢也是你的，我只要你跪在地狀旁邊，哭求仁人君子憐憫，我呢，就裝做觀眾，問了你一些話，你却要照我問的答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答什麼呀？』

特務：『別急，我還有另一張東西。』說着就又從口袋內拿出一份油印東西。『你認得字嗎？』

無業流氓：「認得幾個。」

特務：「好，我問的全在這兒寫明，你要答的話，也照上面寫好的。」

無業流氓接了那份東西，讀道：「南京來客談。」

特務：「是的，就是南京來客，裏面所寫的，全是你說的話。裏面問的是我所說的，答的是你說的，當我一問起，你就照上面所寫的答話照答。當我們一問一答，引起了許多人圍來看時，你就得把這當真的，要說得慷慨激昂，涕淚滂沱，像是真有其事，知道嗎？」

無業流氓遲疑着：「要是我記不了這麼多呢？」

特務：「不用怕，我會和你站在一起，一有不對我就會出來提醒，你只要照我提醒的話說就是了。要是你這一件事做得好，我以後還會有特別獎金給你。」

無業流氓：「那是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，我一點不明白。」

特務：「你拿了我的錢，受了我的僱用，只要聽我的命令做事，用不着明白這許多。」

無業流氓還是不放心：「不會有什麼危險吧？」

特務：「裝裝難民說話，有什麼危險！」

無業流氓：「那好，我幹。」

特務：「你真行，聽話，大丈夫做事一言爲定。」伸出手去拍了拍他的肩膊。

無業流氓：『是不是馬上就幹？』

特務：『當然馬上就幹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就照我現在這個模樣？』

無務把他從頭打量着：『不，你現在的模樣一點不像，得化裝一下，才像個真正從南京逃難出來的難民。』

無業流氓：『你叫我那兒去找化裝用的東西？』

特務對他招手：『來，來，別急。』低聲：『我帶着來的。』說着就打開那個紙包，裡面原來却是一件長衫，一個眼鏡，一抹假鬚。另一個瓜皮小帽。

無業流氓：『現在就換上去？』

特務四面張望：『對，趁這時沒人注意，馬上把它換上去。』

他們兩個，匆匆的化着裝，特務在替他換衣服，叫他穿上長衫，戴上眼鏡，瓜皮小帽，用口水把假鬚貼上去！而那無業流氓，却緊張的在低聲唸着那份油印紙。一會兒化裝好了。

特務又從頭把他打量一番，修正了一兩個地方，才表示滿意。

特務：『你看，現在可不完全像一個在南京開舖子，被迫流亡出來的難民？來，朋友，聽我命令。第一步功德完滿，第二步，你就得馬上照你剛剛賣書的樣子，攤開地狀，跪在一邊大聲哭訴着，我要先到附近什麼地方躲着，等你叫人注意了，我才出來，並且開始問你的話。』